

地方志书资料储备对年鉴编纂思路的影响

贾栋钰*

摘要 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各有特色,同时又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地方综合年鉴凭借其在定位切入、收录资料、编纂规范和编纂人员等方面与地方志书的相近相同,构成了对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补充。在具备独特价值的同时,从作为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角度进行审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也存在着一一定值得优化的空间。通过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视角考量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思路,可以从立足基本规范、坚持前瞻视野、坚持编鉴为用、坚持内容拓宽和提升存史价值等五个方面入手,探索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思路创新途径,在“精、广、深”的“地方综合”层面上拓展广度、彰显特色。

关键词 地方志书 资料储备 地方综合年鉴 编纂 思路创新

修志编鉴作为地方志工作者的两大主业,其所运用的两大载体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在各具特色的同时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地方志书和年鉴,并非广义上的志书年鉴。本文所讨论的地方志,是指《地方志工作条例》中所定义“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市(自治州)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①。同时,本文所讨论的年鉴均指地方综合年鉴。

同为行政区域内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性文献,对地方综合年鉴而言,地方志书编纂思路中有很多内容值得借鉴和参考。而在地方综合年鉴的诸多功用中,作为地方志书资料储备也是年鉴的天然优势之一。因此,从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视角考量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思路的创新,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年鉴编纂质量、丰富年鉴编纂内容、增强年鉴“存史、育人、资政”的重要价值。

* 贾栋钰,男,河北省邢台市人,江苏省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主要研究方向为方志学。

①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

一、地方综合年鉴是对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补充

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内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涵盖年度内一地地情状况的方方面面,包括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基本现状和发展情况,是一地的年度百科全书。而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在某一时间断限内的百科全书式资料性文献,地方志书同样记述了地域内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历史和现状。虽然,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在基本的体例规范、时间断限、篇幅长短等方面仍存在着一定区别。但是,同样作为地方历史的资料性文献,从存史资料和志鉴编纂的角度看,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的“同”要远远大于两者之间的“异”。

具体而言,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的“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定位切入相同。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的基本定位都是一个地域的资料性文献,这就决定了两者编纂的切入点都是对一定时期内地情资料信息的搜集和整合。如果说地方志书是对一地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断限内历史的系统梳理和总结,那么,地方综合年鉴就是地方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又一个横截面。

二是收录资料相似。由于基本定位的相同,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都涵盖了一地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内容。除时间断限等少数要素造成的差异外,两者收录的资料存在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包括选用资料的基本门类、整体框架的基本顺序等。如果把逐年编纂的年鉴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所收录的资料是非常相似的。

三是编纂规范相近。从篇目框架上看,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都是按照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基本架构进行编排,根据年度或时代特点增减相关内容,以凸显地方和历史特色。从资料取舍上看,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都坚持从存史价值入手,尽可能地站在地域全局的高度收录整合和加工史料,分别从年度和一定时间断限内的存史价值角度判断史料价值,对入鉴入志的资料进行取舍剪裁。从行文规范上看,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都要求语言平实、语句精炼、要素齐全,避免出现广告宣传、新闻报道和工作总结式等不符合志鉴规范的语言。

四是编修人员相关。从实际情况看,承担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的供稿和编纂任务的人员,在人员构成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对供稿单位而言,负责地方综合年鉴供稿任务的承编单位供稿人员,往往也会在地方志书编纂的过程中承担起本单位为地方志书供稿或牵头供稿等任务。而对地方志工作机构而言,承担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编纂工作的人员更是基本一致。在经过长期志鉴编纂的专业化训练后,编修人员对志书、年鉴编纂的理解和把握更为深入和娴熟。

由于有了上述诸多“同”的要素,地方综合年鉴自然而然具备了承担地方志书资料储备这一角色的先天优势,对地方志书编纂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从而构成了对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有力补充。

二、地方综合年鉴具有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独特价值

承编单位的供稿、档案报刊等资料为地方志书资料储备提供了大量史实素材。与其他基础史料相比,对地方志书资料储备而言,地方综合年鉴有其特有的价值,其地位无可替代。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全面性。相关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3月底,全国三级综合年鉴2019年卷应编纂出版3218种,启动编纂3162种,覆盖率约为98.26%。^①地方综合年鉴的全覆盖为存史资料的全面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省、市、县(区)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一方面汇总整合了本行政区域内的年度资料;另一方面,下一级行政区域也为上一级行政区域开展志鉴编纂工作提供了更为翔实具体的资料素材。地方综合年鉴的全覆盖极大地拓宽了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广度和深度,为地方志书资料储备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是连续性。作为年度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在资料储备方面无疑受到了时间断限的影响。但逐年编纂的连续性有效弥补了地方综合年鉴在这一方面的不足。逐年编纂的地方综合年鉴,不仅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同时也在框架结构方面具有稳定性,在史实内容方面具有连续性。由此形成的存史资料,其发展脉络比较清晰、内容结构相对完整,很好地满足了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需求。

三是规范性。在长期的志鉴编纂规范训练下,编纂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框架结构完整,内容要素齐全,重点凸显,特色鲜明,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能够为地方志书编纂提供翔实可靠、客观准确的历史资料。同时,由于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在大的架构方面基本一致,为地方志书资料整合和查找补充等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是准确性。与地方志书一样,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也是一个“众手成书”的过程。在编纂过程中,年鉴编纂者对数据史实、内容要素等进行精心审读编纂,与供稿人员反复对接沟通,厘清史实,消除抵牾,尽最大可能确保入鉴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经过精心编纂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具有很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自然成为了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得力助手”。

三、从地方志书资料储备角度优化地方综合年鉴编纂

虽然同为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书有着诸多相同之处,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体,在承载存史、育人、资政功能方面,两者可以说是各有所长。因此,从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角度审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对年鉴编纂进行优化,能够以志书之“长”,助力年鉴编纂质量提升。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进行优化。

^① 刘永强:《当前地方综合年鉴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方向》,《中国年鉴研究》2020年第2期。

第一,年鉴编纂应依托逐年编纂的特色,注重对新生事物信息和重要史实新型载体形式的及时吸纳,在为地方志书提供资料储备的同时,增强年鉴的存史价值。由于“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①,地方志书编纂的时间跨度远比年鉴要长,在第二轮修志工作中发现,某些新生事物由于在诞生之初规模较小、重要性不足,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地方综合年鉴覆盖程度远不能与今天相比,等到编纂地方志书时,对于发展规模和重要程度上已占据一席之地的新生事物,其所能收集到的相关早期资料多呈现零散状态。这不仅增加了地方志书编纂的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存史的价值。因此,与地方志书相比,年鉴编纂可依托逐年编纂的特色,主动收集整理新生事物的相关信息资料。“年鉴编纂和评价的重点应当从年度资料性文献的属性出发,着眼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和现实需要,以与时俱进的眼光去考量年鉴内容资料价值的大小。”^②同理,对于与重要史实相关的影视、声音等新型信息载体形式,也值得年鉴编纂者给予一定关注,以为未来地方志书编纂保存多样化的史料。

第二,年鉴编纂应依托连续编纂的优势,建立和完善独具特色的网络化年鉴资源库。目前,年鉴编纂的成果主要是作为地方综合年鉴这一本书的形式呈现,但这不应是年鉴编纂的全部内容。地方志书时间断限长,能够完整反映跨度较长的史实事物的前因后果。年鉴可借鉴这一思路,在做好年鉴编纂的同时,将年鉴收录的资料包括入鉴和未入鉴的资料等均进行逐年整合,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完善独具特色的网络化年鉴资源库。这里所说的网络化,并非是指资料上网,而是指年鉴以连续编纂为依托,打通信息要素之间的关联,形成以点带线、因线成面、集面成网的信息要素载体平台,最终搭建成为百度百科式的信息互联、知识互通、要素互鉴的官方地情信息资源平台。

第三,年鉴编纂应充分发挥资政辅治的特点,增强对重要史实的专题性总结与提炼。地方志书“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史料呈现方式,较之年鉴更容易对重要史实形成专题性、综合性的记述。这种记述方式不仅使读者对史实脉络一目了然,更增强了读者对史实的全面系统的认识,提升了志书自身的资政价值,值得在年鉴编纂中充分借鉴。2020年,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2019年卷《连云港年鉴》入选第四批中国精品年鉴。此卷年鉴中的一大亮点就是特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类目,对反映地域特点和年度重点的史实资料进行了专题整合,充分展现了年鉴的资政价值和时代特色。“一部年鉴的整体编纂质量如何,是否全面包含了所要反映的内容,是否突出了年度特色和地域特色,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风格,与这部年鉴的框架建构密切相关。”^③这说明,要做到对重要史实的专题性总结与提炼,需要年鉴编纂者在框架设计时即给予充分考量。

①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

② 牟国义:《年鉴评价的视角与方位》,《中国年鉴研究》2018年第4期。

③ 陆瑞萍:《精品年鉴框架的建构》,《江苏地方志》2019年第5期。

四、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思路创新的若干思考

当然,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功能只是年鉴诸多功能中的一种,作为两种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资料性文献,不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按照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标准对地方综合年鉴进行编纂。

同时,无论是地方综合年鉴还是地方志书,作为资料性文献,其最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立足于用。怎样在编纂中更好地提升利用价值和使用效率,是地方志书和年鉴编纂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两种资料性文献,在保持年鉴独特性和文体规范的前提下,以志书之“长”适度补充年鉴之“短”,无疑是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创新中可资借鉴的思路之一。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地方志书资料储备视角,在实践运用层面对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思路创新产生如下思考。

一是坚持地方综合年鉴基本规范,立足基础加以创新。守正方能出新,行稳方能致远。首先必须立足于坚持地方综合年鉴的基本规范,在此基础上创新思路、优化结构、丰富内容,才能在保持年鉴独特性的同时,进一步发挥地方综合年鉴的存史、资政价值,提升年鉴的社会影响力。年鉴之所以为年鉴,因其自有一套完整的体例规范要求,地方志书资料储备只是地方综合年鉴所具备的功用之一。“创新”是要以志书之“长”补年鉴之“短”,为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思路提供借鉴和参考,而非要“磨掉”年鉴的特色,更不能做成“四不像”。除了对年鉴编纂思路加以创新外,年鉴创新还可以在坚守原有阵地、做好精品年鉴的基础上,围绕年鉴品牌和内在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充分发挥年鉴的资政价值。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在打造精品年鉴的同时,依托《连云港年鉴》编纂微缩版年鉴《掌上连云港》,其2020年卷一年之内三次加印,作为会议用书先后亮相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第二十二届江苏农业国际合作洽谈会、第四届中国(连云港)国际医药技术大会等重大活动,得到与会嘉宾广泛赞誉。

二是坚持前瞻性视野,加强对新生事物和新型载体形式的资料收集与整合。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绝不是被动状态下的来稿即编,而是需要以前瞻性的眼光和视野,广泛收集整合与地域相关的年度信息资料。一方面,要对现有资料不足、但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发展前景的新生事物予以充分关注,努力通过多方渠道收集整合相关信息资料。如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智能家居等,可以借助产业规划、产业研究报告等资料对新生事物的重要性进行分析研究,主动收集整理相关信息,在留存史料的同时提供资政参考。另一方面,要注意对重要史实信息的不同载体形式(如影像、音频甚至实物等)及时进行收集,以备将来之需。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受众对信息载体的立体化程度要求日渐提升。地方综合年鉴可以借助逐年编纂的优势,除保存图文资料外,通过专题的形式为地方志书编纂留存好当下重要史实的声音、影像等资料,以为未来地方志书编纂创新打下坚实基础。不仅如此,年鉴编纂还可以主动创造有存史价值的资料。如可以年鉴为基本载体依托,联合相关部门,面向公众开展年度“年鉴人物”“年鉴民生大事”等本地域人物史实的年度评

选活动,并将评选结果编入年鉴。这样,不仅能够充分激发受众的桑梓情怀、提升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在增强年鉴存史价值和为地方志书编纂储备特色资料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年鉴在受众中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

三是坚持编鉴为用,构建完善地方综合年鉴资料库和信息资源平台。《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要“拓宽用志领域,提升服务大局能力,为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服务”^①。无论是修志还是编鉴,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其为更多受众所阅读、所使用。从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角度看,地方综合年鉴中所采用的文字、图片等相关资料,以及年鉴中未选用的诸多史料,都可以为地方志书编纂提供帮助和参考。对地方志书编纂而言,这些史料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不可偏废或忽视。因此,对于编鉴期间收集到的资料信息,可以分门别类予以整理归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关键词提炼,构建和完善可阅览、可复制、可检索的地方综合年鉴资料库,作为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重要内容。借助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打通信息要素之间的联系,构建信息互联的信息资源平台,进一步提升年鉴的资政价值。同时,可在此基础上视情实施地方综合年鉴资料库上网工程,面向公众进行开放。

四是坚持内容拓宽,丰富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料外延。年鉴条目长于细节具体,对于跨年度内容,往往不易窥见其全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明确:“年鉴主要辑录上一年度的资料,一般不上溯下延。”^②除了少数跨年度的重要内容可以适当加以追溯外,为符合年度资料性文献的特点和规范要求,在年鉴正文中不宜出现超限内容。因此,可以灵活采用正文外加以二维码链接等形式,借助地方综合年鉴资料库上网工程,将跨年度内容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不仅能够介绍史实背景的去来龙去脉,还可以在年鉴出版后及时更新网站内容,使有需要的读者可以一睹前因后果,达到“年鉴在手、常读常新”的良好效果。2020年,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生命至上:江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录》一书中,就以二维码链接的形式为读者提供了延伸阅读的渠道。

五是适度增加一次文献和三次文献的比重,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的存史资政价值。在编纂过程中,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都需要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合。由于年鉴和地方志书对同一史实资料进行取舍剪裁的侧重点可能有所差别,因此年鉴中的二次文献不一定能完全满足地方志书编纂的需要。从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角度看,作为重要史料的一次文献保留了历史的基本原貌,能够更好地为将来进行地方志书编纂提供便利条件。基于此,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在年鉴中适度增加重要史实的一次文献比重,同时在年鉴资料库中保存好未纳入年鉴的重要一次文献,以便将来进行地方志书编纂时更好地进行资料取舍和剪裁加工。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政价值,可以适度增加三次文献的比重,通过综述等形式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史实资料的概括、提炼、分析,适当整合增加“与本行政区域密切相关的内容”^③,更好地为读者提供资政参考。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5年8月25日。

②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2017年12月21日。

③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2017年12月21日。

五、结 语

与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信息需求环境相比,地方综合年鉴在当下的信息需求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从彼时的信息匮乏变成当下的信息爆炸。与此同时,随着技术发展,信息载体和受众接收信息的习惯也有所改变。在此情况下,年鉴在可读性和时效性等方面的短板日渐凸显。因此,地方综合年鉴要突破“一本书主义”的传统模式,进而走向“全面开花”的未来势在必行。这也正契合了近年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所提出的“推动志、鉴、史、馆‘四驾马车’齐驱并驾,形成志、鉴、库、馆、网、用、会、刊、研、史‘十业并举’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格局,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动地方志从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转型升级”^①。

基于此,结合地方志书资料储备视角对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进行思路创新,也正是为了对未来年鉴编纂提供一种思考和探索。从地方志书资料储备的角度看,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围绕精度、广度和深度三个方面对信息资料进行有效整合,打造精准、全面、深度的年度资料汇编。同时,依托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构建独具特色的信息资源平台。和地方志书一样,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官书”,具有天然的资料收集整理优势和权威性。而志书、年鉴的编纂者对志鉴存史、育人、资政功能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更是为彰显年鉴独特价值打下了良好基础。总的来说,就是要结合对地方志书资料储备功用的认识和理解,充分发挥地方综合年鉴和年鉴编纂者的自身优势,在“精、广、深”的“地方综合”层面上做足文章、凸显特色。

应该说,无论是地方志书还是地方综合年鉴,其实质都是信息的载体。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随着技术进步和读者需求变化,一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年鉴编纂中,应在坚守年鉴基本规范的基础上,始终秉持“跳出年鉴看年鉴”的开放心态,不仅从地方志书资料储备视角加以审视和优化,还应该主动学习和借鉴如报刊、书籍、网络等其他信息载体的优势和长处,集众家之所长为年鉴所用。

通过地方志书资料储备视角对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思路进行审视和优化,不仅仅是为了探索提升年鉴编纂质量的方法。可以想见的是,随着年鉴编纂的创新之路越走越宽、愈行愈广,当下的年鉴编纂必然会为未来地方志书编纂提供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借鉴,两者将会呈现互相促进、相互影响的双赢发展态势。

责任编辑:杨卓轩

^① 冀祥德:《新中国年鉴70年发展思考》,《中国年鉴研究》2019年第3期。